

土家族白虎图腾文化的精神内涵与现实应用

刘克纯

新疆大学历史学院, 新疆 乌鲁木齐

收稿日期: 2026年2月11日; 录用日期: 2026年2月14日; 发布日期: 2026年4月30日

摘要

先秦时期, 巴人在清江流域、川东地区和武陵山区长期繁衍生息, 并凝练出独具民族特质的白虎图腾文化。这一文化是深度渗入巴人生产生活的精神纽带: 狩猎前的图腾祭祀寄托着对丰收的祈愿, 战场中的白虎纹饰是鼓舞士气的旗帜, 日常器物上的虎形雕刻则成为族群身份的标识, 其内核凝聚着巴人勇武坚毅的品格和仁义豁达的处世智慧。随着秦灭巴国(公元前316年), 部分巴人退居武陵山区, 在与当地土著族群的长期融合中逐渐淡出正史记载, 但白虎图腾文化并未消散。作为巴人文化的继承者, 土家族将这一精神符号代代相传。在漫长传承中, 土家族不仅淡化了其神秘色彩, 更融入了世俗生活中, 比如, 白虎纹样化作服饰刺绣的吉祥图案, 祭祀仪式演变为兼具祈福与娱乐功能的民俗活动等。如今, 白虎图腾已成为土家族人民心中吉祥如意的象征, 既承载着族群的历史记忆与文化基因, 更成为连接传统与现代、凝聚中华文化认同的重要载体, 在民族融合的进程中彰显着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独特魅力。

关键词

土家族, 白虎图腾文化, 精神内涵, 现实运用

The Spiritual Connotation and 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the White Tiger Totem Culture of the Tujia Ethnic Group

Kechun Liu

School of History, Xinjiang University, Urumqi Xinjiang

Received: February 11, 2026; accepted: February 24, 2026; published: April 30, 2026

Abstract

During the pre-Qin period, the Ba people, who had long inhabited the Qingjiang River basin, eastern

Sichuan, and the Wuling Mountains, developed a unique White Tiger totem culture. This culture became a spiritual bond deeply embedded in the Ba people's daily life: the totemic rituals before hunting expressed prayers for a bountiful harvest, the White Tiger patterns on the battlefield served as morale-boosting banners, and tiger-shaped carvings on everyday objects became markers of ethnic identity. At its core, this culture embodied the Ba people's bravery, perseverance, and the wisdom of righteous and magnanimous conduct. After the Qin conquest of the Ba state (316 B.C.), some of the Ba people retreated to the Wuling mountain region. Through long-term integration with the local indigenous groups, they gradually faded from official historical records, yet the Baihu (White Tiger) totem culture did not disappear. As inheritors of Ba culture, the Tujia people have passed down this spiritual symbol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Over the long course of its transmission, the Tujia people not only softened the mystical aspects of its original religious significance but also incorporated it into everyday life. For example, Baihu patterns transformed into auspicious motifs in clothing embroidery, and sacrificial rituals evolved into folk activities that combined blessings with entertainment. Today, the Baihu totem has become a symbol of good fortune for the Tujia people. It carries the group's historical memory and cultural genes and serves as an important link 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helping consolidate a sense of Chinese cultural identity. In the process of ethnic integration, it highlights the unique charm of the diverse yet unified nature of Chinese culture.

Keywords

Tujia Ethnic Group, White Tiger Totem Culture, Spiritual Connotation, Practical Application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土家族白虎图腾文化的起源

英国著名民族学家弗雷泽在其著作《家庭和氏族的起源》中认为：“图腾崇拜是半社会、半迷信的一种制度，它在古代和现代的野蛮人中最为普遍。”^[1]从相关研究论述可梳理出图腾文化的早期发展脉络：人类史前阶段，受限于科学认知与社会发展水平，无法对多数自然现象及生活关联事物作出合理解释，基于对其产生的恐惧或敬畏心理，人类对特定对象形成幻想性信仰，该信仰的视觉具象化表达，即原始图腾的雏形。随着人类社会从氏族部落向族群、宗族联盟演进并最终形成统一民族，动物图腾的功能与内涵逐步演变，从最初区分不同氏族集团的文化标识，逐步升华为民族共同体的精神象征；当动物图腾形象被进一步提炼为符号化的象征性纹样时，原始动物图腾纹样体系便得以确立。早期巴文化中，廩君部族后裔的白虎图腾文化，是该发展进程的典型案例。我国西南土家族文化作为巴文化的重要传承体系，承袭其文化内核，保留着鲜明的动物图腾文化特征，这类图腾文化在历史传承中逐步凝聚为民族图腾意识，成为土家族的精神象征与族群祈愿的文化表达形式。

巴人的白虎图腾文化历史久远，根据《后汉书》卷八十六《南蛮西南夷列传》记载：“巴郡南郡夷，本有五姓，巴氏、樊氏、暱氏、相氏、郑氏，皆出武落钟离山。其山有赤黑二穴，巴氏之子生于赤穴，四姓之子皆生于黑穴。未有君长，惧事鬼神……是为廩君……廩君死，魂魄世为白虎。巴氏以虎饮人血，遂以人伺焉。”^[2]廩君并非巴人始祖，然巴人崇白虎的文化传统实由廩君开启。廩君氏族部落形成后，统一的图腾标识成为维系氏族内部联结、巩固部落共同体的重要文化纽带。廩君死后魂魄化虎的传说虽具神话色彩，却是巴人将图腾崇拜与祖先崇拜相融合的关键环节。自此，巴人崇虎之风日盛，相应的崇虎仪轨与礼俗体系亦随之形成。从三峡库区及巴蜀区域的考古发掘成果来看，虎纹是巴人青铜兵器上的

典型装饰纹样，而大量虎钮錡于的出土，更直接佐证了巴人崇虎的文化事实。由此可见，白虎文化贯穿巴人发展的整个历史进程，对巴人族群、巴地地域文化及其后裔土家族的发展演进均产生了深远且持久的影响。

2. 土家族白虎图腾文化与中华文化的共鸣

巴人部族支系纷繁，各支系皆有专属图腾标识，且诸支系图腾均与“巴”这一族群称谓存在渊源关联。关于“巴”的释义历来多元，巴蛇、草、水、鱼等说法并存，实则对应着巴人不同支系的图腾象征。巴人各支系图腾的形成，与其所处具体地理环境、区域间文化交流态势及时代文化风尚等因素密切相关。在巴人诸多支系中，廪君巴人独以白虎为图腾，这与武陵山区的自然环境有着直接的关联。

武陵山区山高林密、虎豹出没，白虎作为当地生态系统中的顶级物种，其勇武、机敏、强悍的生物特质，与土家族先民刀耕火种、狩猎采集的生计模式形成深刻的生态联结——白虎的生存智慧契合了先民应对复杂山地生态的生存需求，其威慑力也成为先民对自然力量的直观感知，进而催生了对白虎的敬畏。同时，武陵山区相对封闭的生态地理格局，造就了土家族族群聚居的生存形态，白虎逐渐从膜拜自然的符号，演变为凝聚族群的文化纽带，成为先民对自身生态位的身份标识。此外，土家族先民的原始生态认知，将白虎与自然节律、族群繁衍相绑定，把白虎的活动与季节更替、狩猎丰歉、部落兴衰相关联，赋予其调节生态、护佑族群的超自然意义，构建起“人-虎-自然”共生的生态信仰体系。而廪君“魂魄化白虎”的传说，更是将族群祖先崇拜与白虎自然崇拜相融合，使白虎图腾成为连接武陵山区自然生态、族群生计与文化认同的核心载体，完成了从生态适应到文化建构的升华，成为土家族先民适应并阐释所处生态环境的独特文化表达。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土家族白虎图腾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了华夏文化的影响。西周至春秋战国时期，华夏文化的辐射力日益增强，廪君巴人在与华夏族群的频繁互动交融中，吸纳了五方神兽的文化观念，并依据自身所处的西方地理方位，奉五方神兽体系中代表西方的白虎为核心图腾。

五方神兽的文化观念溯源至五行学说，最早见于《尚书·洪范》：“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3]我国古代先民以五行学说阐释天地万物的运行规律，逐步形成了东、西、南、北、中五方的空间观念，并赋予五方五色、五季等文化内涵：东方属青，对应春季；西方属白，对应秋季；南方属赤，对应夏季；北方属黑，对应冬季；中央属黄，对应季夏。在此基础上，逐渐产生了五方神兽的信仰理念，即五方各有瑞兽镇守，分别为东方青龙、西方白虎、南方朱雀、北方玄武、中央黄龙，共同构成了完整的五方神系文化体系。

在这一体系中，西方五行属金，色为白，对应的守护神兽便是白虎。廪君巴人生活的区域，相对于中原地处西方，因此在吸收融合华夏传统五方神兽信仰的过程中，将代表西方的白虎作为核心崇拜对象，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化信仰。廪君巴人所居地域相对中原处于西方方位，故而在吸纳华夏族五方神兽信仰体系的过程中，择定西方神兽白虎作为核心崇拜对象。廪君巴人的这一文化选择，本质是将自身族群纳入华夏五方的天下格局之中，视本族群为华夏五方天下的重要组成部分，亦鲜明体现出其对以华夏文化为核心的中华文化的认同与归依。

3. 土家族白虎图腾文化的嬗变

自唐宋至明清，廪君巴人后裔在湘鄂渝黔交界地带与周边族群不断交融，土家族亦在此过程中逐步形成。该族群承继廪君巴人一脉的白虎图腾文化，并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既逐步消解了图腾原初的原始内核，又不断融入世俗生活的文化内涵，白虎图腾由此演变为土家族民众生活中的吉祥象征，更在此基础上生发出新形态的中华文化认同。原本作为廪君巴人氏族保护神的白虎，后来逐渐演变为整个土家

族的吉祥象征，白虎图腾也成为土家族传统节日与民俗活动中的重要内容。土家族孩童常穿戴绣有虎纹的虎头鞋、虎头帽，这种以虎形装扮儿童的习俗，延续了上古图腾崇拜的文化传统，寄托着护佑孩童成长的美好愿望。在土家族文化发展过程中，白虎纹样逐步成为核心的吉祥图案，虎形童饰的寓意也不断丰富，除保留祈福护佑的内涵外，更增添了虎虎生威、吉祥喜庆的美好祝福。土家族民间还有虎头帽戴至十二岁再摘除的习俗，意在祝愿孩子顺利长大，如今这一习俗虽不再严格恪守，但护佑孩童的文化寓意依然延续。时至今日，吉祥喜庆的审美追求成为土家族虎文化民俗的重要特征，古老的图腾信仰内涵与新时代审美意趣相互融合，使白虎图腾文化在当代生活中不断传承创新，展现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由白虎图腾还衍生出了土家族的摆手舞和跳丧舞。现流传的摆手舞是祭祀白虎的图腾舞演化产物，大致历经白虎舞 - 巴渝 - 摆手舞的发展脉络。原始廩君巴人祭祀白虎时，模仿白虎动作跳图腾舞，这类动作在摆手舞中仍有遗存，上古“百兽率舞”也包含巴人的白虎舞。白虎舞后发展为刚劲勇猛的战舞巴渝舞，据《华阳国志·巴志》载：“阆中有渝水，賸民多居水左右。天性劲勇，初为汉前锋，陷阵，锐气喜舞。帝善之，曰：‘此武王伐纣之歌也。’乃令乐人习学之。今所谓‘巴渝舞’也。”^[2]可见，巴渝舞是以居住在渝水左右的具有賸民身份的巴人命名的。北魏郦道元《水经注》也记载了巴渝舞：“县以延熙中，分巴立宕渠郡，盖古賸国也。今有上下，皆賸城县，有渝水，夹水上下，皆賸民所居。汉祖入关，从定三秦，其人勇健好歌舞，高祖爱习之，今《巴渝舞》是也。”^[3]唐代后流入民间演变为摆手舞，该舞蹈清代仍盛行，于摆手堂祭祀土王或土司王，分规模宏大、展演民族发展与农事的大摆手，和规模较小、主打农事表演的小摆手。摆手舞承袭了巴渝舞的战舞特征，军事动作与龙旗、土枪的搭配皆是其遗存，单摆、双摆等动作则保留了模仿白虎的原始形态，既彰显了土家族劲勇尚武的民族精神，也印证了与廩君巴人白虎图腾的传承关联，这一演化脉络也贯通了华夏白虎文化的精神气质。

廩君巴人的白虎图腾也深刻影响了土家族丧舞撒叶儿嗬，这一丧葬祭祀亡灵的仪式舞，由白虎图腾舞、巴渝舞演化而来。唐樊绰《蛮书》则说明了跳丧与廩君巴人白虎图腾的关系：“巴氏祭其祖，击鼓而祭，白虎之后也。”^[4]又引《夔府图经》曰：“初丧，鞮鼓以为道哀，其歌必号，其众必跳，此乃盘瓠白虎之勇也。”^[4]宋代《溪蛮丛笑》载：“习俗死亡，群聚歌舞，辄联手踏地为节。……名踏歌。”^[5]清嘉庆《巴东县志》载：“又邑中旧俗，歿之夕，其家置酒食邀亲友，鸣金伐鼓，歌呼达旦，或一夕，或三五夕，谓之‘暖丧’。”^[6]清同治五年刻本《长阳县志》载，安葬亡者前夜，“诸客来观者群挤丧次，擂大鼓唱曲，或一唱众和，或问答古今，皆稗官演义语，谓之‘打丧鼓，唱丧歌’”^[6]。至今在长阳、巴东等土家族地区传承，民间亦有“听到丧鼓响，脚板就发痒”的俗谚。跳丧于置有棺木的堂屋举行，以三眼铳声为开场信号，一轮由一人击鼓领唱、两人棺前踏鼓歌舞，舞蹈有绕背穿行等多样动作，还被赋予猛虎下山等具象名称，歌词涵盖歌颂先民、赞美白虎、咏唱生产生活与爱情等内容。跳丧整体氛围热烈欢快，冲淡了丧葬的悲戚，这源于其脱胎自尚武劲勇的白虎舞与巴渝舞；开场歌“三梦白虎当堂坐，白虎坐堂是家神”，更是点明其祭祀祖先神的主旨。舞者弯腰弓背、模仿老虎的矫健动作，以及专属的猛虎下山等舞姿，均印证跳丧承袭了远古巴人白虎图腾文化，也延续了对华夏五方神系统的文化认同。

土家族既赓续了巴人白虎图腾文化与中华文化认同的传统，又对其进行了创造性转化。随着人类主体意识的觉醒，原本作为自然神的白虎图腾逐渐向人神转化，土家族依托华夏五方神系中西方白虎与白帝的对应关系，将白虎崇拜演变为白帝崇拜，相关庙宇曾遍布聚居区。这一转化将图腾崇拜提升至华夏五方神人神层面，深化了对华夏文化的认同。白虎图腾是土家族的文化源头，其源于华夏五方神兽的西方白虎崇拜，印证了土家族源头文化与华夏族的渊源，而土家族对白虎图腾的赓续，正是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根与魂的传承。

4. 土家族白虎图腾文化当今的困境与破局方法

在当今社会，武陵山区的土家族白虎图腾文化传统现载体日渐稀缺，在现代文化的强势冲击下，其传承面临严峻挑战。作为土家族区别于其他族群的标志性文化符号，白虎图腾文化虽长期处于中原文化的辐射与融合语境中，却始终保有独特的精神内核与民族特质，其传承与保护对土家族文化的整体性延续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基于此，土家族文化的保护性传承需构建“教育普及 - 公共传播 - 资源转化”的多元路径：在教育维度，应充分激活现有文化资源，通过“民间故事进校园”、开设民族文化遗产课程、聘请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参与教学等方式，既保障传承主体的延续性，又推动青少年主动参与文化传承实践，形成可持续的传承生态；同时，可编纂出版白虎文化系列丛书及课外读物，以具象化的内容载体培育青少年的民族文化认同感。

在资源转化与公共文化空间建设方面，长阳土家族自治县清江画廊景区提供了典型范例。该景区坐落于土家族发祥地武落钟离山，相传为土家族始祖廩君的诞生地。景区以廩君传说与白虎文化为核心，打造了巴人文化广场，并系统性开发了廩君塑像、白虎堂、廩君殿、白虎亭、浮舟岩、盐女岩、向王庙等文化景观，通过历史遗迹复原、传说场景具象化等方式，实现了土家族文化与白虎文化的立体呈现，达成了自然景观与人文文化的深度融合。此类公共文化空间的构建，不仅使民族传统文化稳定嵌入当地居民的日常生活场景，更通过立体活性的传播场域，丰富并拓展了传统文化的传承路径，为少数民族文化的活态传承提供了实践参照。

参考文献

- [1] 范晔. 南蛮西南夷列传[M]//范晔. 后汉书: 卷八十六. 北京: 中华书局, 2007: 837.
- [2] 刘琳. 华阳国志校注[M]. 成都: 成都时代出版社, 2007: 12.
- [3] 酈道元. 明抄本水经注(第七册) [M]. 北京: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8: 13-14.
- [4] 樊绰. 蛮书[M]. 北京: 中国书店, 1992: 50-51.
- [5] 朱辅. 溪蛮丛笑[M]. 哈尔滨: 北方文艺出版社, 2021: 20-21.
- [6] 丁世良, 赵放. 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中南卷(上) [M]. 北京: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991: 425-428.